

15.13

德州文史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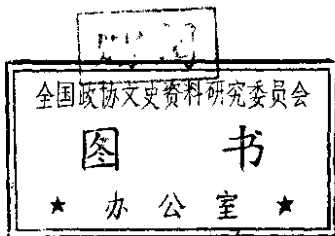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mark.

4169/28671

德州文史

第五辑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山东省德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中华民国工党在
原德县兵工厂发
展陶文明、马明
等数百名党员，
当时所用的党证
及铜质党徽照片
（马寿春供稿）
（宋世中翻拍）

目 录

回忆德县抗日斗争二、三事	张 龙(1)
忆德县二区队抗日活动片断	赵玉龙(11)
德州满洲驻防兵情况及后裔之兴衰	李孟才(21)
我所知道的德县日本宪兵队	宋玉升(27)
北海银行概述	赵一民(32)
德州市人民踊跃认购胜利折实公债	马寿春(39)
德州市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记实	关家利(42)
德州解放前后的医药业	李其信(78)
德州私营印刷业概述	李跃宗 阎积顺(107)
德县义和酱园	关家利(113)
旧德县汽车路与汽车运输发展概述	吴昆山(122)
德县船主公会与安清帮略述	冯宝庆(127)
德县兵工厂概述	马寿春整理(133)
德州钱粮房弊端见闻	李孟才(166)
奸宦安得海之死与德州知州赵新	孙寿昌(174)
清代德州科举考试及科第概况	田宝昆(182)
缅怀我的老师——许效农	安治栋(189)
德州高跷的发展演变及其艺术表演	孙世英(196)
解放前德县水会(救火会)概述	孙寿昌(202)

德州玉皇阁.....	李士俊(207)
旧德县妓院业概述.....	柴世仁(211)
质疑·补充·订正.....	(222)
1. 来函摘登.....	季长林(222)
2. 订正.....	编 者(223)
补白.....	(26) (31) (106) (112) (121) (126)
	(132)(165) (173) (210) (221) (224)

回忆德县抗日斗争二、三事

张 龙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我先后在德县七区和三区任区长兼区队长。任务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引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积极开展武装斗争，争取伪军政人员，扩大抗日武装，巩固抗日根据地。到抗日战争胜利，我一直在鲁北德县一带坚持对敌斗争。

一夜双捷拔掉两个伪军据点

一九四三年的冬天，德县六区董屠庄据点驻伪军第二中队三小队。七班长刘春旭与小队长高文焕有矛盾，已经公开化了。伪军中队部想借口整顿军纪，插手处理。刘春旭听到这个消息极为不安，暗自思忖：自古官官相护，中队插手肯定对自己不利，只有向八路军投诚，才能摆脱这场横祸。于是就托刘成武、张光奇作为引荐人，寻找八路军联系。几天过去了，连八路军的影子也没有见着，正在焦急万分时，忽而在土桥集上遇见刘玉成同志。张光奇向他告知此事，刘玉成同志对刘春旭说：“八路军行踪不定，一时很难找到，区政

府同样能给你解决这个问题。我领你们去见张龙区长吧！叫他给你们想个办法。”

刘玉成领着他们到了刘辛庄见了我，说明来意。接着刘春旭把如何与小队长有矛盾，自己如何受气，伪军中队部如何想插手处理，自己如何想弃暗投明，详细说了一遍，并表示愿为拔除董屠庄据点作好内应，立功赎罪。我鼓励他说：

“你这么做是对的，我们非常欢迎。如果你的愿望能够实现，政府不但给你记功，还给你物质奖励。”刘春旭说：

“打董屠庄据点最好是今天夜里。今夜是我这个班站岗，由我带班，开大门、放吊桥，我说了算。十二点以后，人们都睡了觉，进据点平趟，收枪更是稳拿把掐，时间越快越好。”接着他又把据点里的人数、枪枝、弹药，以及各种障碍设施，都作了具体交待。我仔细听着刘春旭讲述的每个细节，对照自己所掌握的敌人内部情况，还是符合实际的。如果时间拖长，确实难免发生变化。但是，区队只有几个班，承担不了这么大的任务，需要请求县大队的支援。于是，我就带着刘春旭到二营去，向张宝珊营长报告了这个情况。张营长认为这确实是个拔掉董屠庄据点的大好机会，不能错过。决定：二营当晚进驻时家楼，夜间一点开始行动。立即作了战斗部署。由张宝珊营长统一指挥，我负责指挥刘春旭放吊桥、开大门、引路进据点收枪等具体活动。规定好接头地点、时间、暗号，并对好表。

下午，刘春旭回到董屠庄据点，一面观察敌人的动静，一面考虑如何迎接夜间的战斗。半夜十二点，他以带班班长

的身分对据点内各屋巡视了一遍，看清楚枪枝弹药搁放的位置，又走到大门口，对哨兵张金忠（他俩都是六区毛庄人，刘有意安排他站门岗）说：“放下吊桥来，我有事出去一趟，马上就回来。”刘走出大门，就到规定的接头地点迎接部队。

午夜十二点前，部队集合，部署了战斗任务，作了简短的动员，立即出发。十余里的路程，战士们飞也似地转瞬间即达。刘春旭迎了出来，报告一切正常。张宝珊营长命令二连进入警戒线，一连立即投入战斗。刘春旭带路，命令门岗放下吊桥，战士们闯进据点，一枪未发，全俘伪军三十多名，缴枪三十余枝。

在清查人、枪及其他军用物资的同时，我联想到刘春旭的身分还没有暴露，想再利用他一次，把仙人桥伪军据点和警察分所一块拔掉它。就对刘春旭说：“我有一个新的想法，和你商量一下，就是：我们拔掉了这里的（董屠）据点，一枪未响，炮楼也没有烧，仙人桥是不会知道这里的情况的。到天亮还有好几个钟头，你们同属一个中队，人都很熟，我们来个趁热打铁，把仙人桥据点一块拔掉，你看怎么样？有困难吗？”刘春旭说：“行！没有困难，就这么办吧！”我立即把这个意见汇报给了张宝珊营长。他非常赞成，便派一部分战士押着俘虏，带着缴获的武器弹药返回宿营地，其余部队急行军直插仙人桥。

仙人桥，属德县六区，位于马颊河畔，地跨六、七两区，为德县东南的门户，敌人极为重视。一九三八年秋建立

伪据点，并设立伪警察分所，派遣伪军中战斗力较强的第二中队张凤林部驻守，依为德县东南的屏障。后来又在仙人桥东南方向十二华里的董屠庄增设一个据点，派第三小队高文焕驻守，作为外围力量，以便遥相呼应。

仙人桥伪军据点和警察分所各据一处，必须分兵解决。区队的任务是解决警察分所。当战士们闯进伪警察的宿舍时，他们好梦犹酣，迷迷糊糊地作了俘虏，缴枪十余枝。区队另一个班随一连解决伪军据点。由刘春旭引路直向据点走去，哨兵盖炳训忙问口令，刘春旭说：“我是刘春旭。”盖炳训听是熟人，就说：“天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呢？”刘春旭说：“我有点事。”随答随走，脚步未停。我们的战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闯过去捉住哨兵缴了枪。冲进据点，分头到各屋去收枪，西屋、南屋收缴完毕，在东屋收枪的时候，惊动了北屋的值班员，开枪打伤我一名战士李长江（后经抢救无效牺牲）。战士们立即向敌人发出警告，要他们停止抵抗，立即缴枪，否则，坚决予以消灭。残余的敌人见大势已去，就把枪交了出来，共俘伪军六十多人，缴枪六十余枝。只有伪军中队长张凤林缴枪后，混入人群中逃跑了。

第二天，营连干部审查和处理俘虏，分配缴获的枪枝。根据政策立功者受奖，有罪恶者交政府处理，愿意留下抗日的欢迎，愿回家的发给路费。刘春旭报名参军。他在拔除董屠、仙人桥两处据点中立了功，政府奖给他法币三千元。

引蛇出洞歼敌一个小队

一九四四年，我们在一次战斗中缴获了敌人两部电话机。我们常常夜间带着电话机爬上敌人的电线杆，接上我们的电话线，偷听敌人的通话，侦察敌情。半年多来，曾利用它探听过敌人的军事、政治、经济各种情报。后来我想，能不能用电话机来指挥敌人，听我调遣，自行就歼呢？这个想法一提出来，大家都赞成试一试。经研究，目标选中了德县八区的陈宝亮据点。

陈宝亮据点是一九四二年冬安设的，位于八区的中部，起初驻有日军三十多人，伪军一个中队。后来日军撤走，只驻伪军。它的地理位置对于我们开展八区的游击活动，对于七、八、九三个区的通讯联系，对于开辟德县二区、六区，扩大游击区是个极大的障碍。

一九四四年春，七区队驻鲍庄。一天下午，侦察员宋建丰汇报说：“我在北边公路上看见张振海了，骑着车子由西来，往东去，可能是从德州回陈宝亮。”张振海是陈宝亮据点的伪军司务长。我想了想说：“咱们不是早就想打陈宝亮一下吗！你们看这样行不行？”于是，我就把用电话机诱骗敌人的想法一说。宋建丰听完乐得一蹦高说：“好办法，我看准行！”我区队副王福田、指导员李文彬说：“光我们区队完成这个任务还有困难，还得要求县大队来支援。”于是，就决定区队晚上移驻东乔家，与县大队靠拢，一面派人

向县大队报告，一面令刘春旭准备电话机、干电池，迎接晚上的战斗。

晚饭后，区队出发到了东乔家。我到大队部向大队副冯三荣、副政委时俊宇汇报。时副政委说：“这个想法很好。究竟有没有把握，还得试试看，今天晚上就行动吧！”冯大队副说：“我看，由大队部统一指挥，战斗由大队负责。区队不分配任务，随大队部活动。在夜间战斗，参加的单位多了，不便于指挥。由张龙同志负责与敌人通话，调动敌人，十二点以后行动。现在就召集干部开会，布置任务，区队可单独传达。”

午夜，部队出发，战士们踏着沉沉的夜色，被一种新的战斗方式所鼓舞，脚步特别快。半个多钟头就到达目的地——八区南北辛庄东南方向二里许一条南北官沟处。部队停下来，就地隐蔽。

这次战斗是一连为主，部署在沿公路两侧，成布袋形，布袋口朝正东，正对陈宝亮据点方向。又派出三名侦察员到据点附近探听动静，并向边临镇方向派出警戒，其他战士就地休息。我命令刘春旭和侦察员小王，在官沟东侧一棵电线杆上，切断敌人由德县通往陈宝亮的线路，接上我们的电话机。我左手按着电话机，右手摇铃，随即拿起通话器，向敌人发问：“喂！陈宝亮吗？”陈宝亮伪军值班员接话了：“我是陈宝亮，你是那里？”我说：“我是德县城里，叫你们队长接电话。”对方问：“你是谁呀？”我说：“我是陈贯五（伪县长佟昌五的护兵），快去，有要紧事。”不一会

儿，铃又响了，有人问：“你是谁呀？”我模仿陈贯五的腔调说：“我是陈贯五，你是孙队长吗？”对方说：“我是孙盛元。”我问：“张振海今天从德州回队了吗？”对方说：“我还不大清楚。”我随即向他传达命令：“县长叫我通知你，要你今夜派一个小队，配合皇军到七区将军寨去弄粮食——八路军在那个村存的有粮食。拂晓前赶到，不得有误！”对方回答：“是！是！”我说：“口令改了，改成‘服从’，听清楚了吗？你复诵一遍。”对方小心翼翼地回答说：“听清楚了，‘服从’。”我又问：“你们那挺机枪修好了吗？”对方说：“修好了，还不大行。”我说：“要是不行，干脆不带它就算了。对对表，现在是一点三十四分。”对方说：“好！一点三十四分。”我说：“马上行动吧。”电话打过不久，我们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敌人准备出动了，听到据点院内有集合点名的声音。”冯大队副发布命令：“敌人出动了，准备战斗。”战士们早已做好战斗的准备，摩拳擦掌，等待大显身手。冯大队副是机枪老手了。他对机枪手薛长金说：“把机枪给我，你扔手榴弹吧！”

时间不久，满怀抢粮喜悦的伪军，沿着我们给他们指引的路程一步一步地钻进了埋伏圈。冯大队副大喝一声：

“打！”密集的子彈如同暴风驟雨般直向伪军们倾去，手榴彈爆炸声犹如山崩地裂，伪军们胆破魂飞龟缩不前。埋伏在公路两侧的战士们犹如天兵天将，从两面冲入敌群。伪军们被打得晕头转向南北不辨。“布袋”口已被扎紧，后退无路，就迷迷糊糊地全部作了俘虏，无一漏网，缴枪三十余

枝。这一仗确实打得漂亮、干脆、彻底。

施巧计西堂据点一锅端

一九四四年中秋节后，我又奉命到德县三区任区长兼区队长。在同年十一月德县县大队冯三荣队副对我说：“最近军分区交给我们县一个任务，要我们配合全区统一行动，在十二月份，拔除一个据点，作为向新年的献礼。县大队的意见是西堂据点——因那里的伪大队副被我们俘虏过，经教育后又释放的，对我们的政策有所了解。这仅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工作还相当艰巨，我们打算把这个任务交给你，怎么样？”

我接受任务之后，反复地考虑：如何结合当前形势来完成这个任务呢？最后决定从敌人内部攻破它。于是，就叫区队侦察员高德旺把曾经干过伪军队长，现已回家务农的韩子彬找来。我说：“韩先生，前一阶段，你帮助我军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今天请你来，还是请你帮忙。”韩说：“只要队长认为我能胜任，我是尽力而为。”我说：“好！我们研究一下如何解决西堂据点这个问题。县大队首长原意是争取魏大队副率部起义，根据前一个阶段的观察，争取起义是不可能的。魏这个人，油头滑脑，对当前形势，没有个正确的认识，脚踩两家船，身在日本人方面，又和八路军假意应酬。另一方面，他胆小怕事，又是个外乡人，他的人员大部是本地人，恐怕他也统率不起来。我的意见：把工作放在他的部属身上——魏周仁的两个护兵。韩先生同这两个人是老

相识了，所以请你帮忙，在他俩的身上下点功夫。让高德旺帮助你，怎么样？”韩说：“没有困难，我一定努力完成这个任务。”同时我又叮嘱他二人：“对魏要照常联系，不要‘脱钩’，以免引起他的怀疑和不安，甚至会坏了事；对两个护兵的工作不要被魏发觉。至于如何进行，你们商量着办吧！”确实，韩高二人未负所望，对魏周仁的两个护兵，作了大量的工作。他们以谈心为由，晓以民族大义，陈述利害关系，指出光明前途。这两个护兵的思想开始起了变化，逐步认识到当伪军是对祖国的背叛，是对祖宗的不孝，表示愿为拔除西堂据点竭尽全力，以赎前愆。当我听了韩、高的汇报以后，鼓励他们说：“你俩的工作时间虽短，成绩却很大。要通知他们二人，行动之前，先把家属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以免发生意外。至于行动时间，等请示县大队之后再定。你们回去继续加强他俩的工作，以增强他们的信心和决心。”

韩、高二人走后，我立即向县大队作了汇报。大队领导认为条件已经成熟，让我通知韩、高向县大队作具体汇报——汇报时我也在座。大队领导对于几个关键问题和每个环节，都作了详细的询问，决定当晚行动，令韩、高通知两个护兵作好准备。下午，召开连级干部会议，布置战斗任务。

深夜十二点，部队出发了，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只听见战士们疾进的脚步声不停的嚓嚓作响。韩、高在前引路，侦察员、大队部、一、二、三连依次行进。距西堂据点半华里处，部队停下来，就地休息。韩、高二人和侦察员继续前进，在西堂村西头一座小庙里，与两个护兵见了面。侦察员

们立即返回县大队汇报。大队领导命令一连迎接战斗，进据点、抓俘虏、缴枪；二连警戒西、北两个方向，监视蛤蟆赵据点之敌；三连和区队随县大队部待命。

行动之前，我随侦察员赶到小庙，命令侦察员把这两个护兵绑起来。护兵莫名其妙，面色苍白，忙问：“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把我们绑起来呢？”我解释说：“不要害怕，这是执行任务的需要，完成任务之后，你们就清楚了。”命令侦察员带着他俩迅速前进，一连尾随在后。到了据点门前壕沟外沿，这两个护兵呼叫门岗落吊桥，哨兵问是谁时，他二人应声回答。哨兵听是大队副的护兵，就急忙放下吊桥，开大门。滑车一响，我侦察员箭步冲进吊桥，鸦雀无声地俘虏了哨兵，缴了他的枪。一连的战士冲上据点，分头缴枪。此时，伪军们酣睡沉沉，好梦正甜。一枪未响，全俘伪军七十余人，缴长短枪七十多枝，轻机枪一挺，其他军用物资一宗，并俘敌伪大队副魏周仁。

在完成任务胜利转移的路上，侦察员向我报告：“魏周仁精神很紧张。”我立即到了俘虏群，找着魏周仁，安慰他说：“老魏，我们是闻名初见，我是张龙，你的家属和东西都带出来了嘛，不要害怕，保证你的人身安全。”魏周仁和他老婆拉着我的手哭了，魏说：“张队长啊，你对不起我呀！不该这么办啊？！只要你通知我一声，我把队伍拉出来，不就完了嘛！”想不到他和我打起官腔来，我说：“问题不象你说的那么简单，放心吧，保证对得起你就是了。”

一九八七年九月

忆德县二区队抗日活动片断

赵玉龙

我原在德县二区队任财经协理员，跟随部队一道开展工作。值此抗日战争五十周年之际，特将德县二区队抗日活动的几个片断记述出来，供史料研究者参考。

一 1415部队（涿源公馆）驻黄河涯分队的罪行及其被痛击的情形

抗日战争进入第八个年头的一九四五年春，由山东的日本宪兵特务头子武山英一拼凑的山东甲第一四一五部队，对外称“涿源公馆”。其武装特务分遣队是由队长前中（准尉）亲自率领的日本武装特务，在翻译官刘逢合，特务于和、郑殿臣、郑泰云、周茂纯等一伙汉奸的尾随下共计七十余人，杀气腾腾地进驻了隶属德县管辖的黄河涯伪据点。其目的是培植亲信、扩大帮徒，以便搜集我军情报，窥测我军动向，妄图把黄河涯变成向济南“涿源公馆”提供情报的前哨阵地。这批特务进驻黄河涯后，就迫不及待地派遣便衣特

务，搜集我地方干部和区队活动情况。不仅如此，他们还经常到附近各村庄进行骚扰，除对我二区队进行奔袭外，还对这一带农民进行抢、杀、奸淫，无恶不作，闹得各村人心不安，鸡犬不宁。广大村民无不切齿痛恨。

记得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中旬的一天，我德县抗日民主政府民政科派李福来和李天祥二同志到二区检查优抚工作。当时因二区队正在北部活动，所以当天没有联系上，便留在刘签史住宿。晚饭后村干部告知两位李同志：最近黄河涯进驻一批日本特务，经常夜间出动骚扰，为了安全起见，建议你们夜间到村外住宿以防万一。他俩根据村干部的建议，随同群众于晚九点左右到村北面一大片麦田深处隐蔽住宿。由于他们白天走路过于疲劳，当一觉醒来已到黎明，一同躲避的群众已全部返回村里。这时二位李同志便扛着被于回了村子，但进村前没有很好地观察村内动静，更没料到黎明时敌人已将村子封锁了，只准进、不准出。他们二人进村后恰好被日特们团团围住，并在身上搜出手枪、文件包和笔记本等。当时被捆绑，带到刘签史大庙毒打和逼讯。由于两位同志宁死不屈，敌人的逼供讯未能得到什么，结果在村里抢了些财物，押着被他们抓去的两位同志返回了黄河涯据点。两同志被敌人逮捕的消息传到二区队后，更加激起了我军战士对敌人的满腔怒火。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要求痛击敌人，营救被捕的同志。与此同时，这些日军和特务几乎天天出动到各村牵畜捕禽，抢粮劫物，每到一处不仅财物被掠一空，有的房屋也被纵火焚烧化为灰烬。凄凉景象，令人目不忍睹。特别是每